

# 诗 与 少 年

吴思敬

少年是一个人走出童蒙阶段,踏入人生的第一步。唐代诗人李白在《少年行》中所说的“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李贺在《致酒行》中所说的“少年心事当拿云”,就是这种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少年精神的写照。1900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写过一篇振聋发聩的《少年中国说》,针对当时西方人和日本人称中国为“老大帝国”的论调,他以“少年中国”的概念予以反击,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少年身上,高声礼赞少年精神。林庚在论盛唐诗歌时指出,支撑“盛唐气象”的内在生命状态,就是“少年精神”,一种以少年人的心情为骨干的开朗、解放、蓬勃、新鲜的诗心。

少年时代是生命力勃发的时代,也是诗的时代。有这样一种少年情怀的诗人许多葆,恰是在上中学时,心中萌生了一颗诗歌的种子。邵燕祥在他的《赠给18岁的诗人》一书的前记中,十分赞赏这样一句话:“每一个18岁的青年都是诗人,或者说,每一个中学生都是诗人。”邵燕祥本人就是从中学时期,即十三四岁起开始诗歌创作的,18岁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何其芳在万县中学的时候开始写新诗,一年多的时间,写满了两三个小本子,其中有的作品还在当时万县的报刊上发表过。陈敬容也是在十三四岁的初中时期开始写诗的,18岁时开始发表诗作,初次发表的便是初中时期的习作。流沙河12岁偷偷学写五言绝句,稍大一点,改学白话新诗,18岁时的诗作《渡》,发表在成都《建设日报·指向》副刊。

外国诗人中,从中学开始写诗的也是大有人在。大名鼎鼎的普希金便是在皇村中学时开始写诗的。在一次考试中,他朗诵自己用爱国颂歌体写的《皇村回忆》,使得当时作为贵宾在场的俄国知名诗人杰尔若文激动不已。他眼睛里含着眼泪,冲出来想吻这个孩子,可是羞涩得不知所措的普希金早已跑掉了。杰尔若文赞叹道:“这就是那将要接替杰

灯下漫笔

尔若文的人!”

少年时期之所以成为诗的黄金时代,是因为一来此时诗人的生理已趋于完全成熟,记忆力最好、精力最充沛、最富于创新精神;二来此时告别烂漫的童年时代尚不远,用郭沫若的话说:“年轻的时候是诗的时代,头脑还没有客观化;而到了三十左右,外来的刺激日多,却逼得逐渐客观化、散文化了。”

谢冕早期的诗歌创作开始于福州三一中学,时间是从1948年1月到1949年9月参军前,正值他十六七岁的少年时期。打开收有他早年作品的诗集《以诗为梦》,充满特定时代的少年情怀的诗作便现在我们眼前。这位还在中学读书的少年,不只关注校园中的三角梅、柠檬桉、钟楼、教堂……他还把眼光投向社会、投向底层的劳动者,这是他笔下的淘金者和清道夫:

“从于黑的土层深处/你们用双手,用锄尖/发掘地层心脏的秘密/那些蒙着污垢的/原始浑然的美/粗犷的颜面/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试探,淘洗,熔冶,磨炼/一天,光辉灿烂的发光的日子/在你们手中完成”(《淘金者》)。

“雾用猫的脚步爬行/太阳在屋顶窥视/你想用一支扫帚/尽除去人间污秽? /看骷髅正起身狂舞/看死水正闪着光亮/看灰尘还满天价飞/看阳光还只窥视,不敢下来……/因为真正的黎明! /要在阳光照耀每个角落时……”(《清道夫》)。

淘金者与清道夫,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他们心怀理想,要除去人间的污秽,要创造发光的日子。这两首诗是对底层劳动者处境的同情,更是对他们高尚的精神品格的深情礼赞。读着这些出自十六七岁的少年之手,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控诉、对光明未来的热情向往的诗篇,我一下子想起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平写诗的邵燕祥。

谢冕与邵燕祥,他们的年龄只差一岁,生活的地域不同,当时也没有见过面,却有着那一代少年人相通的思想感情,那就是对黑暗社会的诅咒、对光明未来的期盼。不同的是谢冕尚在教会学校读

却在雨中捉乌鸦,看蛇从石桥下爬过。尽管大雨带来了洪水,可对于孩子们而言,山洪不是灾祸,而是难得的景致。少年站在高处,注视着狂暴的洪水,听着水流震彻山谷的轰鸣。作者调动全部感官,描摹着雨水的气息、泥土的腥气,以此奠定了全书的叙事主线:泚水河既是滋养村庄的命脉,也时常显露自然的凌厉,往后所有的人物与故事,都沿着这条河流缓缓展开。

《养虱子专业户》聚焦贫困年代里乡村孩童的生存境况。在卫生条件简陋的旧日乡村,虱子是所有孩子共同的困扰。村中的小孩,身上或头发上滋生了虱子,他们不仅没有因此自卑,反而以谁的虱子多为荣,私下举行虱子评比。作者以平视的目光,凝视着童年窘迫却倔强的身影。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都保有孩童鲜活的天性。作者借这些细碎的小事,还原了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贫困带来的窘迫笼罩着村庄人家,可泚水河滋养的这群孩子,在山野间肆意生长,苦难没有磨灭少年的生机。虽一直以“少年视角”沉浸书写,但文字之中,也藏着成年之后回望往事时那份发自内心的怜悯。

其三,19篇主文里,作者没有什么议论的话,却在文字中时时弥散出哲思的氛围。比如《冬眠的青蛙》一文,承接前面的童年日常,引入了生与死的思考。老人下葬的冬日,整个村庄沉浸在肃穆的氛围之中。隆冬时节,黄土萧瑟,本该钻入泥土蛰伏越冬的青蛙,意外掉进深井,被困在冰冷的水里。忙于丧事的大人无暇顾及这件小事,年幼的“我”却留意到这条脆弱的生命。他和伙伴想方设法营救,凿开泚水河厚厚的冰层,将青蛙放进奔流

# 暑 来 始 闻 蚰 蚰 声

刘明礼

唱,时近时远、时疏时密、时骤时缓、时高时低,谱成时光的音符,诉说着岁月的更迭、人世的冷暖。

那时,我家住的是内坯外砖的老屋,土坯垒砌的院墙有些斑驳残损。院子里种着桑、枣、榆、槐树,猪圈、鸡舍、柴房依墙而建,影壁前搭着棚架,爬满了丝瓜、扁豆和南瓜的藤蔓。每到夏夜,蚰蚰便在墙根下、石缝里、藤叶间,此起彼伏地唱和。那声音起初是孤零零的一两声,怯生生地试探着,像是乐师在调弦;不多时,便有另一只应和上来,接着三五成群,终至汇成一片细密的声浪。它们不像蝉声那般聒噪,而是带着几分清冽、几分婉转,在燥热的空气里渗入一缕凉意。这奇妙的声音,常撩拨起我浓厚的好奇,生发出无限的遐想。有时,我也想化身自由虫,去探知它们的世界,像它们一样无拘无束地自由欢歌。

然而,那蚰蚰却如漫天星光般扑朔迷离。它们且近且远,时而真切如在耳畔,时而缥缈似在天涯。我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痴痴地听。神秘深邃的夜空下,月光洒在青石板上,蚰蚰的叫声从墙角的暗影里流出来,像是泉水从石缝中渗出,一滴

书,而邵燕祥已成了北平地下党外国组织的成员。邵燕祥曾不止一次地为前往解放区的同志送别,并深深地羡慕他们,但他牢记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的话:你留下,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写出了题为《匕首》的一首诗:“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 /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发自内心的誓言,以匕首自喻,充满了不怕牺牲的豪情与坚定的信念。而在三一中学读书的谢冕,虽没有邵燕祥参加地下党外国革命工作的经历,但他在中国的两个命运的决战中,早已有了明确的选择。在《从军行》一文中,他写到,当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上海,“我已经预感到大转变时代的来临,心中充满了欣喜与期待……我已经没有耐心忍受那黑暗的岁月。政治腐败,物价飞涨;百业凋敝,饿殍遍野。整个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盛衰荣辱,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于是,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觉察到春天的脚步:“不会是烟火熄灭/不会是秋深的落叶/不会是死亡的沉寂/是生命的抗争和奋进//像火山积蓄着潜力/像大海在狂飙前的隐匿/像奴隶们在暗室的角落/倾听着春天轻微的步履”(《岑寂》)。

他还满怀憧憬地在诗中引述了远方朋友的一封信:“有人从远方寄来一封信/他说那边的河流不再浑浊/他说那边的山不再皱眉/他说那边的小草也会开花/他说那边的小麦长得英壮/他说那边的人民都欢乐/他说那边的人民都唱歌”。

“那边”,自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与解放区。正是胸怀对解放区的热烈向往,正是因为福州解放后看到解放军战士宁肯躺在城市的街道旁也不骚扰百姓的义师形象,这位少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青春从此发出了新的光芒。

的河水。作者没有交代青蛙最终的结局——它或许顺着河水奔赴远方,也可能抵御不住严寒而死。老人离世,生灵求生,生与死并行不悖。年少的“我”尚且不能理解死亡的重量,只是出于本心,生出善意。黄土高原千百年来便是这样,世间生灵顺着四季起落,生死往复,一如泚水河的流水,永不停歇。

《在山洪前奔跑》一文中,作者将泚水河上游的村庄和中游的县城内外,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进行了呈现。古籍书店的老先生,独自去陌生村庄自学,父亲为了他的前途去请教交警队政委,小文发表在《吕梁日报》……“我”的内心似乎有一只小兽无时无刻不在向外冲撞。但结尾处,又显现出哲思的画面:山洪来了,神树下拴着红头绳,树枝上缠着红布——这些具有独特诗意的意象,暗示着当时代的洪流来临之时,谁也回不到下西坡了。这也似乎暗示着“我”后来的命运——他最终走出了村子,到了远方。他本人也如这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随波而去。

《泚水河图》像一幅画卷,缓缓铺展,不疾不徐,以河流串联起童年往事、生命感悟、自然考验与时代离别。纵观整本著作,少年漫游在晋西的河岸和山谷,随着脚步的移动,这方土地的风土人情徐徐展开。可贵的是,全书的主文没有脱离少年视角,忠实雕刻着故土的岁月。作者的文字质朴克制,没有刻意美化往昔,也没有过分书写苦难,只是通过平实的文字,为读者完整留存了晋西乡村那一段鲜活的记忆。或许,这份记忆便是此书最可贵之处。因为,在泚水河流淌的时光里,映照着每一个人奔腾向前的人生。

看不厌城里的落日黄昏,不重样,总新鲜。

我和爱人说,厨房西窗是我“贵宾席”,每回看夕阳落山,心就会莫名地安静下来,烧菜做饭都有了高情绪价值。最震撼的是雨后黄昏,云层叠云层,超有压迫感。西边裂开一道口子,霞光像瀑布一样挂在那儿,也把整个广州城染成了金黄。有一道光打在南湖湖面上,波光粼粼,动感十足,像一点水墨在宣纸上慢慢舒展。天际一线,有两三架飞机穿过那片光,闪着银亮的翅膀,向白云机场方向飞去,放下的前起落架看得很清楚。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虽如此,但脑海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些诗词。最近常读《大宋词坛》,秦观和辛弃疾都有写黄昏的名句。秦观说:“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秦观站在船头往岸上回望,天色已暗,城墙看不太清楚,只感觉城里灯火亮了起来——这表达了词人在离别之际的伤感与无奈,以及对远方意中人深深的眷恋。辛弃疾曾写“山前灯火欲黄昏”,“欲”和“已”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欲”是“将到未到”,天还亮着,屋里的油灯刚刚点着,屋外的袅袅炊烟也才冒起来。辛弃疾写的那个黄昏,是他在潇湘道上偶遇故人时。同样讲“灯火”,秦观记的是送别,辛弃疾写的是相逢,一悲一喜。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曾写“几灯火坐黄昏”,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屋子里独坐,只有灯陪着他。我本俗人,想跟大咖们抬个杠,如果换作我来写,小时候奶奶大声喊“回屋里吃饭咯”,那一幕的黄昏也很美。

湘南夏日,傍晚时分,西边天上挂着一幕烧得通红的晚霞,南岳衡山显得格外冷峻、秀美。炊烟从村落各家的瓦房顶上升起,呼唤鸡鸭归笼的声音此起彼伏。奶奶会把竹床、竹椅提前摆放在院子中央,有时还洒上清凉的井水。她站在屋前台阶上摇着蒲扇,看我们一群孙儿孙女你追我赶。奶奶不会讲什么诗意的句子,她只会冲着我们大声喊:“小的们,回屋里吃饭咯!”

黄昏代表着一天的结束,工作的人下班,学生娃下课,千家万户的碗筷准备上桌……城市楼宇间、公

# 灯 火 亲 黄 昏

龙建雄

园里、绿道上、小区中,到处是人,有跑步的,有遛狗的,也有跳广场舞的,人们脸上都带着松弛。就像我奶奶那样,辛苦了一天,待黄昏时分,安安心心坐在家门口,吹吹凉爽晚风,看着儿孙绕膝。

有人说,黄昏真的美;但也有人叹,“只是近黄昏”。我不这么看,要是没有黄昏捎来的黑夜,哪来如期而至的黎明?没有一天的劳累,哪懂黄昏的惬意?人生就是这样,正因为有过奔波,有过疲惫,有过“高城望断”的惆怅,到了黄昏,才知灯火温暖的珍贵。

站在厨房看向西窗外,天边的晚霞绚烂多彩,归途如虹,千家万户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的心格外宁静、踏实。灯火亲黄昏,我们已然不是古人“怕天黑”的那个时代,赶夜路有路灯、有车灯,有高铁飞机,几千万里的路途朝发夕至。黄昏之美,尽在不言中。也希望每个黄昏,都有一声“回屋里吃饭咯”在等

心香一瓣



落日染芦梢 翁桂涛 摄

## 雅 吕 二 赞

魏永刚

范仲淹  
没去过岳阳  
王希孟  
也来不及  
踏遍千里  
我也只是  
曾跋过金华  
但不妨碍描绘  
心中的那个地方

陕西的碛滩上  
姜尚在垂钓  
苍山洱海间  
也有碛滩穿过  
这个古村落里  
也有一条淙淙地在歌唱  
无论哪个  
都有历史和文脉  
在皮肤下  
静静流淌

我会在晨光里  
推开柴门  
打量对面的青青山岗  
我会在田间种下水稻

如同写字  
再回首看看  
懂我的水牛  
暮光裂云  
夜色四合  
我观察诗人  
翻炒龙虾  
欣赏南方人  
吃鱼的本领  
然后找一把竹椅  
安静地坐在  
水一般  
的庭院

灵魂和思想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可以逸兴遄飞  
可以在一个月圆之夜  
跨越山海湖泊  
优雅地  
收拢翅膀  
停下  
诗一般栖居在  
雅吕的树枝上